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hotograph showing the dark silhouettes of Venetian buildings, including a tall bell tower on the left and a large dome in the center, against a warm, orange-hued sky at sunset or sunrise. The water in the fore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威尼斯

艺术与建筑

马里恩·卡明斯基 编
方智 译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威尼斯



艺术与建筑

威尼斯

马里恩·卡明斯基 编
方 智 译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扉页图片
里奥托桥 (Rialto) 一瞥

本书阅读提示:

艺术作品在博物馆和教堂中的摆放位置及其对公众的开放时间均有可能发生变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威尼斯 / (德) 卡明斯基编; 方智译. --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1.10

(艺术与建筑)

书名原文: Art & Architecture: Venice

ISBN 978-7-113-13404-4

I. ①威… II. ①卡… ②方… III. ①艺术史—威尼斯
②建筑史—威尼斯 IV. ①J154.609②TU-09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6021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7394

书 名: 艺术与建筑: 威尼斯

著 者: (德) 马里恩·卡明斯基 (Marion Kaminski)

译 者: 方智

责任编辑: 石建英 王菁 电话: 010-51873150

责任印制: 郭向伟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mm×630mm 1/16

印 张: 36.125

字 数: 400千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978-7-113-13404-4

定 价: 150.00元

Art & Architecture: Venice

©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2011

© for the English edition: Tandem Verlag GmbH, 2006
h.f.ullmann is an imprint of Tandem Verlag GmbH

Art Direction: Peter Feierabend

Project Management: Ute Edda Hammer

Assistant: Jeanette Fentroß

Lectorship: Barbro Garenfeld

Layout: Anne-Claire Martin, Philine Rath

Graphics: Rolli Arts, Essen

Cartography: Astrid Fischer-Leitl, München

Picture Research: Monika Bergmann

英文版由德国Tandem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 简体中文版经德国Tandem出版社授权, 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行。

目 录

8 1300年：简史

20 威尼斯的街道



大运河一瞥

22 大运河（平面图见26-31页）

40 土耳其仓库（Fondaco dei Turchi）/圣斯塔教堂（圣欧斯塔基奥教堂）（San Stae/San Eustachio）

47 黄金宫（Ca' d' Oro）/鱼市（Pescheria）（鱼市）

51 德国仓库（Fondaco dei Tedeschi）

55 帕帕多波利宫（Palazzo Papadopoli）

58 宅邸和其他住宅

71 学院美术馆

73 费尼·莱昂尼宫（Palazzo Venier dei Leoni）/佩吉·古根海姆

收藏馆（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

77 安康圣母教堂（Santa Maria della Salute）

82 圣马可区（Sestiere San Marco）

（城区平面图见85页）

88 圣马可教堂（平面图见103页）



122 为共和国带来的圣人

126 总督府（平面图见146页、148页、156页） 圣马可大教堂马赛克镶

138 总督与议会

嵌门楼细节

168 为什么一位总督的肖像会被抹黑？

172 玛西亚那图书馆

183 圣马可广场

190 终结：威尼斯为独立所作的最后抗争

198 弗洛里安咖啡馆

202 圣斯特凡诺教堂

210 圣萨尔瓦多教堂

214 圣克罗齐和圣保罗区（城区平面图见217页）

224 一座四面环水城市的水资源

230 弗拉里教堂（平面图见232页）

236 伟大音乐家的简朴墓葬：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

246 会堂：不仅是精美的建筑和避风港

252 圣罗科大会堂

260 圣乔万尼福音大会堂



弗拉里教堂钟楼上看到的景色



大运河两岸的大厦



救世主教堂远眺



从花园圣母院远眺加斯帕雷 (Gaspare) · 孔塔里尼基金会的门楼

- 264 多尔索杜罗区 (城区平面图见267页)
 270 圣潘塔隆教堂 (圣潘塔莱奥内教堂)
 273 雷佐尼科大厦
 280 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情人: 贾科莫·卡萨诺瓦
 284 卡尔米尼大会堂
 286 加尔默罗会教堂 (加尔默罗圣母教堂)
 291 圣塞巴斯蒂亚诺教堂
 302 耶稣亚提教堂 (玫瑰经圣母教堂)
 306 滑稽的医生, 或聪明或愚钝的农夫以及最终总是
 沦于贫困的富裕老人
 310 学院美术馆 (平面图见315页)
 330 昔日的威尼斯
 334 佩吉·古根海姆收藏馆
 340 朱代卡岛 (城区平面图见342页)
 344 救世主教堂
 348 穆利诺·斯塔基大楼/贞女教堂 (献圣母于圣殿教堂)
 350 威尼斯的交际花: 光鲜抑或痛苦?

354 圣乔治·马焦雷岛

362 坎纳雷乔区 (城区平面图见364页)

- 366 圣约伯教堂
 368 拉比亚宫
 372 北太京居区: 保护地还是监狱?
 380 花园圣母院
 385 黄金宫乔治·弗朗切蒂美术馆
 394 耶稣会士教堂 (圣母升天教堂)
 398 发现和世界: 马可·波罗
 404 圣母奇迹教堂
 408 圣乔瓦尼·克里索斯
 托莫 (Crisostomo) 教堂
 412 有关十二位圣女的荣耀和节日



圣乔治·马焦雷岛

- 416 卡斯泰洛区和利多 (城区平面图见419页)
 420 圣萨卡利亚教堂



利多一瞥

- 426 一位贫穷的小提琴家、一个女子唱诗班和一个贵族政治世界：
安东尼奥·维瓦尔第
- 434 布拉格拉的圣乔瓦尼教堂
- 436 圣乔治·德里·斯基亚沃尼教堂
- 440 威尼斯的狂欢节
- 446 圣母福摩萨教堂
- 449 奎里尼·斯坦帕利亚大厦
- 458 圣马可大会堂
- 462 黑死病
- 468 圣扎尼保罗教堂（平面图见473页）
- 482 兵工厂
- 486 双年展展览中心
- 488 利多

490 圣米盖勒岛（城区平面图见492页）

498 穆拉诺（Murano），布拉诺，托尔切洛

500 穆拉诺（平面图见501页）

502 圣彼得罗·马尔蒂雷教堂

505 穆拉大厦

507 圣母多纳托教堂

508 布拉诺

510 托尔切洛/圣母升天教堂

512 圣福斯卡教堂



圣米盖勒教堂中殿一瞥



托尔切洛岛上的圣福斯卡教堂门楼

514 附录

516 名词解释

536 时间表

542 艺术家小传

564 威尼斯建筑

570 参考文献

573 索引

578 图片和地图鸣谢



从弗拉里教堂钟楼上看到的风景

1300年：简史

——从源起到共和国的结束

1786年9月28日，歌德第一次来到威尼斯。巨大的海狸洞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威尼斯城满是错综复杂的水路、小道、窄巷、桥梁和死胡同，除非对它的历史由来有了深入了解，否则外人很难理解这样的城市结构。

早期历史

自古罗马时代起，亚得里亚海西北角的潟湖就被称为威尼斯。历史上，它的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从阿尔卑斯山脉奔流而下的众多河流在流向地中海的过程中，在这里缓慢形成淤塞。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咸水潟湖，湖面上分布着小型的泥岛和稍大一点的沙洲，也被称为“利多 (lidi)”。渔民和盐商长期居住在泥岛和沙洲上，到了夏天，富裕的古罗马公民也会把这里当成消暑胜地。

到了公元4世纪，潟湖居民宁静而与世隔绝的生活逐渐被打破，为了逃避战乱，越来越多意大利的北部居民来到这里定居。古代匈奴大汗阿提拉 (Attila) 在公元452年至453年入侵罗马的时候，移居至此的难民潮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诸如基奥贾 (Chioggia)、耶索罗 (Jesolo)、托尔切洛

(Torcello) 这样的新城市，而在现今威尼斯的地理位置上，第一批较大规模的居民定居在奥利瓦罗地区 (现在的卡斯泰洛)、里沃阿尔托 (Rivo Alto) 周边 (现在的里奥托) 和潟湖里其他一些露出水面的高地上。

自公元6世纪起，威尼斯置身于以拉文纳 (Ravenna) 为统治中心的东哥特人的影响范围之内。公元526年，拉文纳国王狄奥多里克 (Theodoric) 驾崩，东哥特人的影响力因此而式微，罗马大帝查士丁尼 (Justinian) (482/483年-565年) 开始统治威尼斯。568年，伦巴第 (Lombards) 人的入侵瓦解了罗马帝国，难民潮再一次涌入潟湖地区。托尔切洛 (Torcello) 和马拉莫科 (Malamocco) 逐渐发展成为贸易和文化中心，与此同时，各个岛屿上的居民数量开始稳步增长。

直到此时，潟湖上的岛屿还是相互独立，各自为政。公元680年，罗马帝国退守到君士坦丁堡，将整个意大利北部地区拱手让给伦巴第人，而罗马和其他少数地区则仍在罗马大帝的统治之下，这其中就包括拉文纳的埃克撒克特 (exarchate) (东正教主教辖区)，威尼托潟湖属于该区域的一部分。岛屿逐步发展，除了农业和捕鱼业，这里的贸



维托雷·卡尔帕乔 (Vittore Carpaccio)：《圣马可之狮》；1516；帆布油画；130厘米×368厘米；威尼斯总督府藏。828年，圣马可的遗迹搬迁至威尼斯之后，作为他的象征的雄狮便成为了威尼斯的标志。画面上敞开的书本写着一位天使宣布这位圣人必在威尼斯得到最高的荣耀。

易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海盐贸易和鱼类贸易。由于面临伦巴第人不断的威胁，潟湖区域内的居民不断劝说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帝王们，要求将负责守护这个地区的军事护民官职位由当地居民推举出来的本土军事长官担任，这样他就可以拥有更强大的决策权，于是，在公元697年，首位民主选举出来的本土护民官保卢奇奥·安纳纳斯托 (Paoluccio Anafesto) 走马上任了。

但时事依然艰难。公元774年，查理曼大帝打败了伦巴第人，威尼斯成为拜占庭帝国和日耳曼帝国相互争夺的对象。查理曼大帝的儿子丕平 (Pepin) 曾经攻打过潟湖地区，但是没有成功，拜占庭帝国对这一区域的统治因此而得以巩固。在经历了一系列野蛮的攻击之后，威尼斯公爵——也就是威尼斯执

政官——进一步退守到潟湖地区最易守难攻的区域——里沃阿尔托。军事指挥中心迁移到了将来的威尼斯城群岛之一，这标志着这些小岛开始联合起来，逐渐形成城邦共和国，并且成为了地中海的主要强国之一。

直到13世纪，由众多小岛形成的村庄和城市合众形成了一个新城市，最终被命名为威尼斯。对威尼斯而言，权力归于自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828年，圣马可的遗骨从亚历山大搬迁到了这里。出于尊崇，威尼斯很快便修建了一座教堂。有关这位圣人的传说迅速流传开来：当这位传道者在潟湖传道的时候，一位天使出现在他的梦境之中，告诉他如今圣马可大教堂所在的位置便是他最后的归宿，并且他也会因此而受到顶礼膜拜。



弗朗西斯科·巴萨诺：《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授剑给总督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1577—1585；威尼斯总督府藏。

这幅16世纪的绘画展示了1177年教皇为表彰总督调停了国王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和教皇之间的争端而举行的庆典。画面上描绘的广场并非是12世纪的原貌，而是以16世纪的广场为原型的。

威尼斯的兴起

这座新城市逐渐成形。9 世纪末，威尼斯的防御工事已经扩展到了斯基亚沃尼河畔，并经由圣乔治延伸到海关角，直至圣玛利亚·佐比尼果教堂（Santa Maria Zobenigo）。在这一区域内，错综复杂的水道和沼泽洼地上零散地架了一些木桥，而防御工事之外的居住区域则只能依靠船只才能到达。城市内的道路除了仅有的几条主干道之外，均没有实现岛屿之间的互通，而仅服务于岛上社区内的交通。真正将威尼斯居民联系在一起的是城市的保护神、抵御外侮的需要以及贸易利益。经由多方面的努力，威尼斯人最终成功地控制了整个亚得里亚海。

威尼斯强大的海军舰队屡屡受到拜占庭帝国的支配，用以抵御撒拉逊人的侵袭。作为交换条件，总督们获取了更多的贸易优惠条件和更大的自主权。在首都君士坦丁堡与位于意大利的边远地区的权力斗争中，威尼斯逐渐占得了上风，尽管拜占庭的各类文献中仍将威尼斯称为拜占庭的“长女”，但是，随着拜占庭王国的衰弱，威尼斯显然已经获得了几乎全部的独立权。11 世纪末，为了尊崇城市保护神圣马可而修建了宏伟的大教堂，这是威尼斯日益增长的权势与财富的清晰体

现。到了 12 世纪，威尼斯在整个地中海东岸均建立了贸易商栈，成了比萨和热那亚等意大利其他海上贸易中心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它们此时共同的敌人是日耳曼帝国，因为后者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法定的继承者。

理论上，威尼斯仍属于拜占庭帝国，因此得以避免卷入像其他意大利城市那样与日耳曼帝国争夺独立权的战争。即便如此，在几经犹豫之后，威尼斯仍然加入了伦巴第联盟，这是一个城市间组成的联盟，威尼斯在联盟内施展了极为聪明的外交手段，最后扮演了日耳曼帝国与支持城邦国家的教皇之间的调停者的角色。1177 年，国王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教皇保罗三世和城邦国家在威尼斯签署了和平协议，这让威尼斯这座潟湖城市在强权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仅仅过了十余年之后，威尼斯便从拜占庭帝国名义上的统治之下彻底独立出来了。

总督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尽管年老眼瞎，却是威尼斯历史上最为杰出的统治者之一。正是由于他杰出的协商能力，成功地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目标变成了君士坦丁堡，于是十字军战士们乘坐威尼斯战船从利多（Lido）出发了。他当时给的借口

是君士坦丁堡剥夺了本应依法继承大统的继承人的王权，然而，事实上，这位十字军战士力挺的王权继承人早在 1203 年便战死于沙场了。1204 年，在掠夺了君士坦丁堡的海量珍宝之后，十字军和威尼斯人私自瓜分了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威尼斯人带着数不胜数的艺术作品西归，甚至连教堂也不放过，藉此装点了圣马可大教堂。

这次东征的战果之一是威尼斯人获得了前拜占庭帝国 3/8 领土的统治权，因此，威尼斯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星罗密布的港口群。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另一个主要贸易强权热那亚开始出面阻止威尼斯的扩张为止。事实上，在 1261 年，热那亚人联合拜占庭和其他一些武装力量便推翻了十字军在拜占庭土壤上建立的王国，这一事件同样也牵涉到了威尼斯的命运。自此，威尼斯人失去了迄今一直享有的所有贸易特权，后来，得益于高超的外交斡旋，他们至少又重新享有了一些早前失去的贸易特许权。

但是，热那亚人仍不肯轻易放过威尼斯。两个城市间你来我往，为了争夺东地中海的至高权力而兵戎相见，在长达 100 多年的战争期间互有胜负。在 1378-1379 年，热那亚似乎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威尼斯的舰队遭遇了一场惨重的失利，热那亚人成了地中海的霸主。于是，热那亚在谋得了奥地利

人和统治帕多瓦的卡拉拉人的协助之后，试图摧毁威尼斯城。在威尼斯的史料记载上，热那亚人的进攻被称为“基奥贾（Chioggia）战争”。热那亚及其同盟均成功地占领了基奥贾城，并以此为跳板，准备入侵潟湖。

但是，威尼斯人没有自暴自弃。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建立了一只新舰队，守卫着湖的入口，并封锁了进入外海唯一路径的利多港。另外，他们将 1378-1379 年热那亚人的手下败将维托雷·皮萨尼重新任命为最高指挥官，尽管他在战败之后一直身陷囹圄。1380 年 8 月 13 日，热那亚人最终被迫撤回，威尼斯共和国成功化解了一次事关生死存亡的重大威胁。

然而，威尼斯同样也面临着严峻的内部政治纷争。1310 年，巴贾蒙特·提埃坡罗企图推翻在任的总督并取而代之。1355 年，总督马里诺·法列尔（Marino Falier）自己却成了威尼斯面临的最大威胁，他妄图效仿意大利其他城邦国家，使自己成为唯一的独裁统治者。但是，他的阴谋暴露，被他所仰仗的手工业者和兵工厂工人们推翻。4 月 17 日，法列尔在通往总督府的台阶上被砍头，而他却曾在这里登上总督之位。



多梅尼科·丁特列托 (Domenico Tintoretto) : 《攻占君士坦丁堡》; 1578-1585; 威尼斯总督府藏。

黄金时期

一直到15世纪早期，威尼斯共和国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海洋之上：航海和海洋贸易构成了威尼斯财富的基石。当意识到自身日益增长的国力之后，威尼斯人逐步开始征服周边陆地上的城池。包括衰老的公爵托马索·莫契尼格(Tomaso Mocenigo, 1414-1423年执政)在内的一些人仍警告威尼斯人不要卷入大陆事务，热衷于重归他们传统的力量源泉——海洋。但是，其他的一些论调也甚嚣尘上。于是，在1423年，当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Francesco Foscari)当选为总督之后，便开始制定有关扩张威尼斯陆地领地的可持续性政策。

因此，到了15世纪中叶，威尼斯共和国的疆域从波河延伸到了西边的阿尔卑斯山脉，东至伊斯特利亚和达尔马西亚。但是，扩张的代价高昂，征服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撑，整个欧洲带着猜疑的目光注视着威尼斯的膨胀。到了1453年，威尼斯的好运到头了，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在很短的时间里，支撑着威尼斯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基础和她与东方繁荣的贸易便几乎完全崩溃了。尽管威尼斯人很快就与君士坦丁堡的新任统治者签订了协议，但是情况已经大不如前。土耳其人成了一股实实在在的威胁力量，威尼斯共

和国的财政开始衰竭。总督和他的盲目扩张政策备受质疑，因此，在1457年，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被迫狼狈辞职。在新的继任者选出之后的两天，他便与世长辞了。在整个15世纪，威尼斯人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岛屿和城市一个个地被土耳其人渐渐据为己有。

整个欧洲幸灾乐祸地旁观他们所憎恨的威尼斯共和国走向穷途，而她先前曾攫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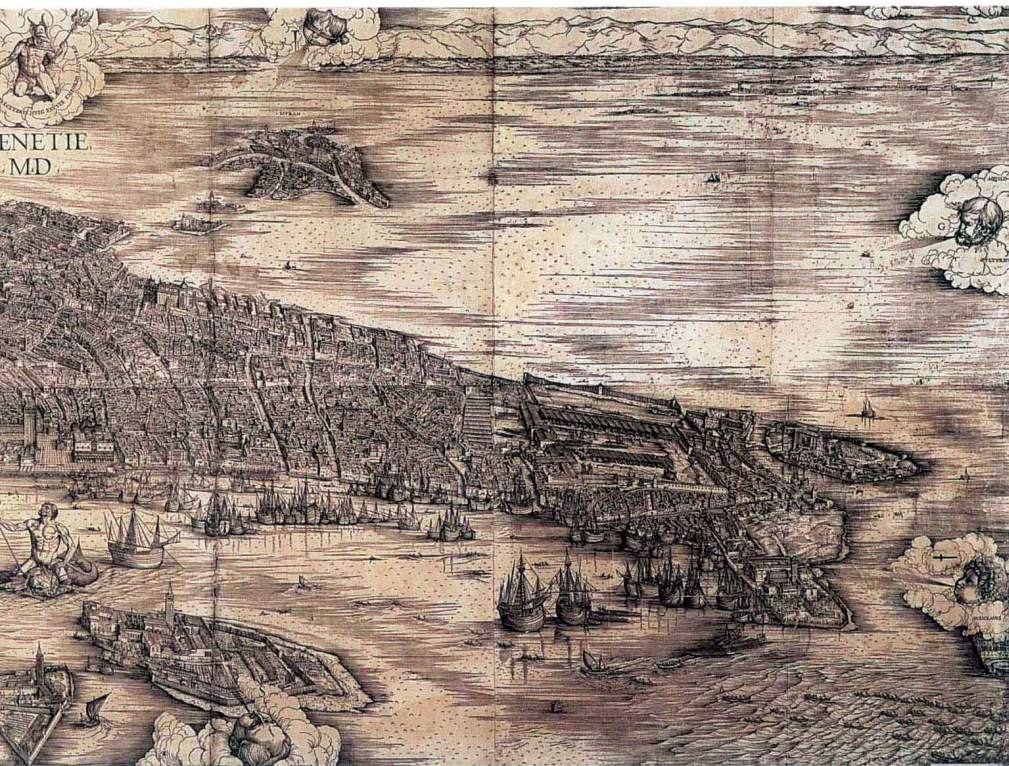


越来越多的意大利领土。1508年，教皇、西班牙、日耳曼帝国和法兰西聚集在康布雷（Cambrai），组成了反威尼斯同盟，后来，曼图亚、费拉拉和萨伏伊（Savoy）公爵也纷纷

加入。一年之后，威尼斯军队遭受到一次致命的打击，威尼斯因此显得岌岌可危。1509年，威尼斯城瘟疫横行，并且教皇开除了她的教籍。威尼斯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

雅各布·德·巴尔巴里（Jacopo de Barbari）：《威尼斯地图》；1500；木刻画；威尼斯科雷尔（Correr）博物馆藏。

1500年，威尼斯人雅各布·德·巴尔巴里委托纽伦堡的安东·科贝格（Anton Koberger）印刷他的木刻地图，地图上精确地绘制了他的故乡的每一座楼房。





洛伦佐·巴斯蒂亚尼 (Lorenzo Bastiani) :
《总督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 15世纪下半叶; 威尼斯斯科雷尔博物馆藏。



真泰尔·贝利尼 (Gentile Bellini) : 《君士坦丁堡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1480; 帆布画; 70厘米×52厘米; 伦敦国家美术馆藏。

取得了一场外交胜利。他们在诸多对手之间散播不和的种子，分化他们的联盟。

威尼斯共和国已经危在旦夕，但是在与康布雷联盟的战争之中却没有失去土地。威尼斯最后一次达到其力量的顶峰，但是城邦国家在欧洲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彻底走向终结。其原因并不主要在于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

新大陆之后，海上贸易路径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所掌控。事实上，16世纪威尼斯贸易量的减少非常缓慢。真正的原因在于威尼斯的贵族们更热衷于投资陆上，而不愿意冒海外贸易的风险。